

第二十三回 諸大臣會議論軍情 三小姐清談成雅集

話說銀屏要寶林彈琴，寶林笑道：「我不會，晚上教寶珠彈給你聽。」銀屏道：「好姐姐，不要做作了，請弦彈兩聲罷！」寶林道：「怎麼叫做兩聲？外行話，不怕討人笑？紫雲，你過來彈罷。」紫雲道：「我彈得不好。」銀屏策板，再三央告，紫雲只得和了弦，彈了一曲《良宵》引一曲套，聲和韻細。紫雲彈起來，清清冷冷，真個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銀屏聽得高興，那裡肯罷休？又逼著寶林彈《平沙落雁》還要彈《歸去來兮》，鬧得不可開交。

紫雲笑道：「不彈是過不去的，大小姐彈套《平沙落雁》罷！」寶林道：「你就吹起蕭來。」正襟危坐，理動琴弦，紫雲吹蕭相和，格外好聽。激烈處，就如馮夷擊鼓，列子御鳳；幽咽處，又似赤壁吹蕭，湘江鼓瑟。彈了好一會才完，寶林起身，銀屏歡喜不盡。寶林道：「是時候了，我們下去罷。」四人下樓，銀屏還要去逛，寶林不肯，說道：「明天再來。」銀屏腳也難走，只得依了。穿過一個山洞，就是石堤，銀屏道：「又不是我們才來的這條路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此刻從這邊過來，是揀近路走的，那裡就是半山亭的後身。」

用手指道：「你不見那道泉水麼？」又走了幾步，見柳陰之下，著兩匹白馬，錦鞍繡轡，金勒銀環，神駿異常，原來就是寶林、寶珠的坐馬。姊妹兩個遊園，一時嫌路遠難走，就騎馬前去。那邊也有個射圃，連兩個小公子還進去習習弓馬。今天馬夫知道大小姐逛園，恐怕要馬，一時來不及，就備起兩匹馬來，先拴在這裡伺候，是個備而不用的意思。寶林道：「誰吩咐備馬的？」紫雲回說不知道。彩雲道：「馬夫恐小姐要馬，伺候不及的，所以先預備著。」

寶林哼了一聲，銀屏道：「大姐姐會騎馬呢，真是文武全才。請上馬跑這麼一趟，不好嗎？」寶林道：「是寶珠的馬，你教他騎去。」銀屏道：「姐姐凡事都是推他，可不無趣？我知道你要人拉皮條牽馬呢！」笑對紫雲道：「你肯不肯？紫姐姐是個老手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你理他呢，他這嚼蛆的，是取笑我們。」彩雲道：「這個東西，我怪怕他的。」銀屏大笑，又逼著彩雲去牽。彩雲就去樹上解了絲砵，拉過一匹劣馬來。銀屏道：「請乘騎。」

寶林笑了一笑道：「我今天被你鬧夠了。」就將一件藕花洋縐衫子脫下來，交與小丫頭，裡邊穿一件大紅洋縐小袖（袷），把玉色洋縐裙子分開，兩邊紮好，露出鮮滴滴的大紅鑲邊大腳褲，緊了繡鞋上的兜跟帶。彩雲帶過馬來，他一手在鞍心穩了穩，一隻小金蓮在金蹬上微微一搭，飛身上馬。彩雲上前理好裙幅，寶林一笑，對銀屏道：「我失陪了！」銀屏道：「那不能，一同回去。」寶林也不理他，催開坐馬，沿著長堤霧滾煙飛的去了。銀屏喊道：「快別跑！跌下水，不是耍處！」寶林那裡看見？倒轉彎去了。紫雲道，「不妨，騎慣了不會跌的。」

說著，慢慢踱回來。有個書童在明巷裡牽馬出來，紫雲問道：「大小姐才進去麼？」書童道：「進去一會子了。」銀屏等到了內房，見寶林已在夫人房中。銀屏道：「大姐姐你好，也不等等我！」寶林低聲一笑。彩雲在小丫頭手中取過衣服，替寶林穿好。夫人道：「林兒這光景，又跑過馬了？」寶林笑道：「二妹妹放得過我麼！」紫雲道：「不知可曾開過飯呢，少爺也該回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今天還早，你少爺才回來。」銀屏道：「一心記掛著少爺，真象個姨奶奶。」

紫雲一笑，就進去了，銀屏也拉進寶林來。三人進到了內間，寶珠正在房裡看書，紅玉、綠雲在外拌嘴，寶珠也不理論，二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刺刺不休，正吵得熱鬧，見了寶林進來，都靜悄悄的，侍立一旁。銀屏等三人進房，寶珠放下書本，起身笑面相迎，道：「銀妹妹去遊園，可曾尋夢麼？」銀屏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關門贖當，把個杜平章氣得不認女兒了！」

寶珠臉一紅，不言語。寶林道：「你今天回來得遲些？」寶珠道：「今天會議苗疆事件，耽誤了好一會子工夫。」寶林道：「苗疆什麼事？」寶珠道：「有個海寇叫做邱廉，自稱眾義王，在澎湖沿海劫掠客商。劉總兵剿過幾次，散而復聚。如今勾連苗蠻，居然攻城掠地，水陸並進，聲勢甚大。總兵官擋不住，告急上省，督撫會同提鎮了幾處兵，全不濟事，已失去幾個城池，勢如破竹。督撫上本到京，昨夜三更才到的。主子震怒，著諸大臣商議，差人前去，不知如何。」

寶林等聽罷，個個驚心。銀屏道：「怎麼好呢？離此地有多遠？」寶林道：「遠多著呢！同我們家鄉倒是鄰省。」寶珠道：「他盡用輪船，由海到天津也快。」銀屏道：「我家舅太爺，不久放的我們那裡巡撫。這差倒放壞了！」寶林道：「你舅太爺是誰？」寶珠道：「姓莊，姐姐該知道。」寶林道：「提起來我知道，我們六房裡那件事還虧他呢！前天在你房裡，見有他封信，賣情的了不得。可叫做莊廷棟？」

寶珠點點頭，笑道：「正是他。」銀屏道：「現在朝廷可有能人？你同我哥哥保舉幾個去滅賊。」寶珠道：「那來能人呢？這些做官的不過念幾句爛時文，作個敲門磚，及至門敲開來，連詩云子曰都忘記了，那個有實在經濟？看今天會議的神情，就知道了。個個都是紙上談兵，書生之見，議論多而成功少。」銀屏笑道：「罵得利害！你講的什麼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聽他們講罷了。」寶林道：「究竟會推那個去？」寶珠道：「還沒定呢。」銀屏道：「這是你們做官的報國之秋，你何不討個差去走走？定下來，既可為將來辨罪，又可以千古留名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多少前輩先生，縮手無策。我個小小女郎，既得甚事？不遺臭萬年夠了，還想留名千古呢！」銀屏也笑道：「竟是會推你去，你怎樣呢？」寶林道：「那也說不得了，逼著要去。」銀屏道：「那還了得？不知想壞多少人呢！就是主子也舍你不得。」寶林道：「你才怕什麼似的，倒又來胡說！」銀屏道：「我一個人愁什麼！何必因未然之愁煩，誤我眼前之快樂？不許再說了，我們想件事排遣排遣，解了悶兒。」寶林道：「你要解悶，我們是不中用的。」

銀屏笑道：「這個也怪我麼？」寶林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的不是。」銀屏道：「想起來了，我們昨日分的題目，還沒交卷，何不寫出來看看？」寶林道：「我們還沒有做。」銀屏道：「幾句詩，拿筆來一揮就成功的。不過借此消遣，不然，那來許多話談呢？」就自去翻了幾張花箋，取過三支筆來。寶林道：「你真不怕費心，我們做詩，十年九不會，一時未必寫得出來呢！」寶珠道：「就寫幾名陳詩，集首七絕罷。」

三人在案前坐下，奮筆疾書。寶林先寫出來，銀屏、寶珠也是一揮而就。先看寶林的，是美人嬌、美人鬢；

美人嬌

悄說低聲喚玉郎，羅衣欲換更添香。

大街夜色涼如水，乞借春陰護海棠。

美人顰

銀缸斜日解明瑞，香霧空月轉廊。

說與旁人渾不解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

寶珠先贊道：「溫、李摩豔，庾、鮑風流，好在謔不傷雅。」銀屏笑道：「你別替你姐姐蓋面子罷！為人想得憔悴了，只怕連相思病都想出來，就早些把李墨卿教回來，乞借春陰護海棠不好嗎？」寶林滿面飛紅道：「你看說得可寒酸，這個丫頭不愛臉極了！」銀屏笑道：「原不愛臉，不然倒不把實話告訴人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我來瞧瞧你的，別開出笑話來給人瞧！」說著看題目，是美人悲、美人癡：

美人悲

一片花飛減卻春，繁華事散逐風塵。

新愁舊恨都難說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美人癡

疑是蟾宮降謫仙，良辰美景奈何天。

花飛莫遣隨流水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寶珠笑了一笑。寶林道：「未免可憐，竟想嫁得很了！你看第二首，生恐名花無主，倒不如自己付與東風。」寶珠微笑道：「第一首更覺可憐，新愁舊恨，悶悶在心，說不出口。未了一句，好象有過一個人似的。」寶林大笑著，連紫雲等個個都齒燦起來。銀屏臉上也覺羞慚，辯了幾句。又看寶珠的詩，卻是美人愁、美人羞，同樣兩首：

美人愁

繡檀回枕玉雕鏤，珍簾新鋪翡翠樓。

鸚鵡不知儂意緒，水晶簾下看梳頭。

銀屏道：「好富麗氣相，就是心裡悶些。」

美人羞

妖嬈意緒不勝羞，深鎖春光一夜愁。

雲髻半偏新睡覺，暗傳心事放心頭。

銀屏道：「你這一覺，快活極了！到底睡著了沒有？」再看下邊：

美人愁

紗窗日落見黃昏，粉蝶如知合斷魂。

約略君王今夜事，除非鸚鵡對人言。

美人羞

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
平陽歌舞新承寵，常得君王帶笑看。

銀屏道：「你究竟同主子有一手呢！夜裡同你怎樣？你好好兒講明白了，我饒你！」寶珠道：「什麼話！這等講法，就十成死句了。」銀屏道：「詩以言志，你賴不去！」寶林道：「你本來不好，怎麼寫出這些詩來，討他笑話？我不懂你這詩總不脫君王兩字，是為什麼呢？」

寶珠滿面含羞道：「是紫雲前日做的宮詞，我一時想不出，就拿他來塞責。後來又做出兩首來，我就一齊寫了。」銀屏笑對寶珠道：「他是看得動火了，你明天帶他進去走走，又可以替我哥哥加道官銜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你也不怕你令兄怪嗎？」銀屏道：「是我哥哥修來的香福，一正一副，個個才貌雙全。」

正在說笑，綠雲來請用飯。三人到前進坐下，吃畢了飯，就到寶林內房妝台上漱口勻面。寶林道：「我倒想好茶吃，何不將你那副茶具取進來，煮茗清談，免得他胡言亂語，盡拿人取笑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姐姐真是個雅人。」隨喚紫雲等由前進取來。紅玉先在外間地毯上放下一個大銅盤，紫雲、綠雲抬進一座古銅爐來，是個八角爐，身大口小，上面鑄就八卦，在銅火盆裡夾些炭在內，頃刻一爐活火。紫雲又取出一對描金大磁甕，一把時大寶刻字提梁大壺，貯滿了水，放在爐上。一會的工夫，水就開了。

綠雲取茶葉泡好，用三隻碧霞杯，托在個小白銅盤裡，每人面前送了一碗，嘗了一嘗，香美異常。銀屏道：「好香！替我用那大玻璃斗涼一斗也好。怪熱的，有什麼意思？」寶林笑道：「品茶品茶，茶要品呢。你涼下來吃，就是牛飲了。」銀屏道：「這定是天水了？」寶珠道：「天水有這清純？我是去年梅花上掃下來的雪，裝了幾壇，埋在梨花樹下，前天開了一壇。你當什麼？倒不象你這雅人了。你連香味，都不聞見麼？」

銀屏道：「說起香味來了，你牀上薰的什麼香？並不象尋常香氣，一般甜香，很有意味。」不知寶珠說出什麼香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